

舊唐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十九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

兄萬均
劉世讓

盛彥師

盧祖尚

劉蘭
李君羨等附

侯君集，隴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翫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累除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蒙恩遇，參與謀議，建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卽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戶。尋拜右衛大將軍。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參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爲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尙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

障爲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眾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頻與虜遇皆大克獲北望積玉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十一年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尙書進位光祿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爲將領入參朝政並有時譽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絕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沙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

之所吹行人多次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
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軍至
磧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克
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
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
而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降先是大軍之發也上
召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
其睥睨數丈積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毯
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得復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
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感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
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憊闕冀尙書哀
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立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

隍塹發拋車以攻之又爲十丈高樓仰視城內有行人及飛石所
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
至共爲表裏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
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
刻石紀功而還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
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
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爲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
辱上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惟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
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厝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
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弃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
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等奉行聖
算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勞

未足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沾滌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內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內又疑陛下唯錄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賞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爲司隸所繫湯乃

上疏曰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禽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爲郅
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
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
物并燒皓宮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爲
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新
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
雖不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
者寡貪求者眾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
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
聖莫不收人之長弃人之短良爲此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
載爲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爲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
宥廣利等況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刑網不

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己有所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
君集等庶以螢爝末光增暉日月儻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
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
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
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
改節矣疏奏乃釋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怏
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爲
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冤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大瞋
何能抑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密以
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見若
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集如
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時庶人承乾在東宮恐有廢立

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壻賀蘭楚石時爲東宮千牛承
乾令數引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
以圖之遂贊承乾陰圖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爲用之
君集或慮謀洩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怪而
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爲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
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及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
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鞠驗
耳君集辭窮太宗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
寘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爭進曰君集之罪
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而今
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歔下泣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君
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

爲將破滅二國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於嶺南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素寒賤以農爲業倜儻有大節外敦厚而內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爲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徐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其城山澤後房玄齡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爲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元授懷州總管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歷遷

御史大夫轉光祿卿進封鄆國公賜實封五百戶後歷幽夏鄜三
州都督七年魏王泰爲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金紫光祿大夫
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鄆國公亮所莅之職潛遣左右
伺察善惡發摘姦隱動若有神抑豪強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
亮之在州也弃其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驕妒特甚亮寵憚
之後至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筆爲業善歌舞李見而悅之遂與
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爲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
慎微每以養慎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道所至巫覡盈門又干
與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十四年又爲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
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及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褒美遷
刑部尚書參與朝政太宗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
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沙卑城破之俘

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牧賊眾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床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爲有膽氣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眾擊賊破之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有方術人程公穎者亮親信之初在相州陰召公穎謂曰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公以爲何如公穎知其有異志因言亮臥似龍形必當大貴又有公孫常者頗擅文辭自言有黃白之術尤與亮善亮謂曰吾嘗聞圖讖有弓長之君當別都雖有此言實不願聞之常又言亮名應圖籙亮大悅二十年有陝人常德玄告其事并言亮有義兒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案之公穎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又自陳佐命之舊冀有寬貸太宗謂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爲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

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旣盛怒竟斬於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卽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薛萬徹雍州咸陽人自燉煌徙焉隋左禦衛大將軍世雄子也世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幽州俱以武略爲羅藝所親待尋與藝歸附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車騎將軍武安縣公會實建德率眾十萬來寇范陽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鬪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眾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

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走及太宗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恩顧甚至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於左右建成被誅萬徹率宮兵戰於玄武門鼓譟欲入秦府將士大懼及梟建成首示之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徹釋仗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萬均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爲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卻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陳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俄而師都見殺城降突厥不敢來援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初靖將擊吐谷渾請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

之斬數十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與萬均破吐谷渾天柱王於
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追至河源萬均此後官至左屯衛大
將軍累封潞國公而卒萬徹尋丁母憂解職俄起爲右衛將軍出
爲蒲州刺史會薛延陀率迴紇同羅之眾渡磧南擊李思摩萬徹
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率數百騎爲先鋒擊其陳後騎皆散賊顧
見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以功別封
一子爲縣侯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尙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
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州都督復召拜右武衛大將軍太
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
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卽大敗太宗嘗召司徒長孫
無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各賜以獬皮萬徹與焉太宗意在賜
萬徹而誤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

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
侍坐者無不感歎二十二年萬徹又爲青邱道行軍大總管率甲
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鳴綠水百餘里至泊汊城高麗震
懼多弃城而遁泊汊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徹遣右
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爲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
奔百餘里於陳斬所夫孫進兵圍泊汊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鳴綠
水以爲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
人來援分置兩陳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萬徹在
軍仗氣陵物人或奏之及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
協朕錄功弃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尋爲副將右衛將軍裴行
方言其怨望於是廷驗之萬徹辭屈英國公李勣進曰萬徹職乃
將軍親惟主壻發言怨望罪不容誅因除名徙邊會赦得還永徽

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款昵因謂遺愛曰今雖患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謂萬徹曰公若國家有變我當與公立荆王元景爲主及謀洩吏逮之萬徹不之伏遺愛證之遂伏誅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家效死力固好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刀三斫乃絕萬徹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弔慰仍旌表其門後官至右衛將軍並先萬徹卒初武德貞觀之際有盛彥師盧祖尙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盛彥師者朱州虞城人大業中爲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祿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